

牙璋的流傳與分佈

朱乃誠

所反映的夏史史跡

牙璋是夏時期產生的一種時代特徵十分鮮明的玉器，其形制規範，細部特徵富於變化，使用方式明確，而且分佈範圍較廣，是夏時期各種玉器中最為典型的一種玉器器類。因此，牙璋也是通過夏時期玉器研究以求探索夏史史跡最為重要的對象之一。前人已有不少研究和成果。（註二）二〇〇四年以來在河南鞏義花地嘴等遺址發現的牙璋，因有明確的考古層位和共存物，且形制較原始，為牙璋研究注入了新資料，有條件對牙璋的形制演變及其有關問題展開新探索。本文即據此重新分析牙璋，並探索夏史史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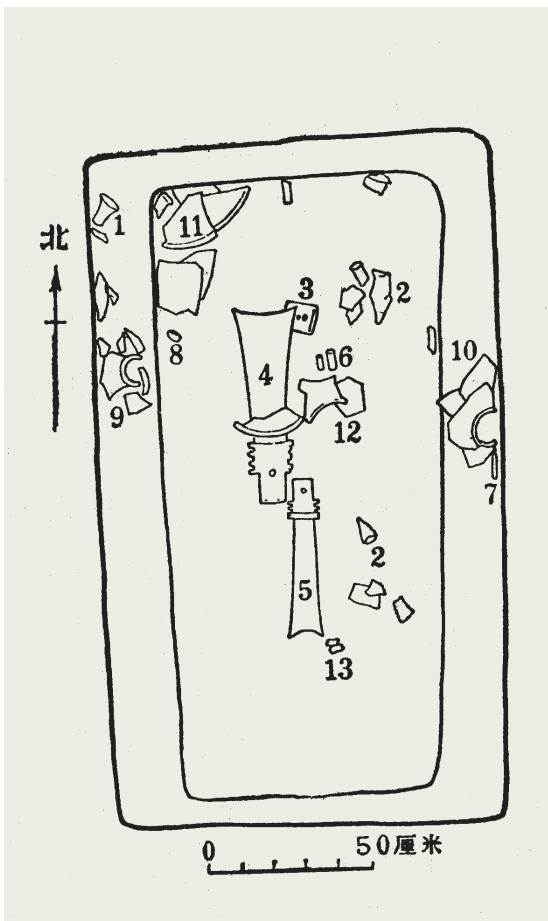
牙璋的形制特徵與分佈情況

牙璋的基本形制是扁平長條形，上端通常寬於下端，上端磨出凹弧形（月牙形）刃部，下端為柄部，古器物學上稱有刃器的柄部為「內」，插入或綁縛在木柄上，「內」上穿一孔以便於綁縛。其使用方式，依據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三號墓葬中兩把牙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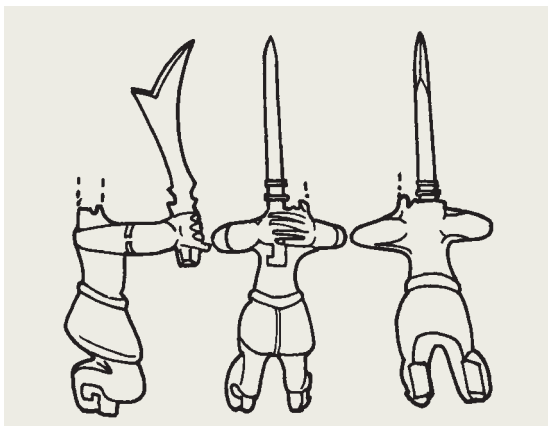
的出土形式（圖一），以及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的執璋銅人（圖二），可知牙璋的木柄，是與牙璋呈縱向安裝的，並且比較短，使用者雙手平執牙璋的柄，端刀朝上。這種使用方式的作用，牙璋通常作為儀仗使用的。也許還有另外一種使用方式，即端刀向上，將柄部朝下插

在某種依託物上，作為祭器使用。

目前發現的玉石牙璋有近百件（不包括早年流傳海外的牙璋）。主要分佈在中原地區、陝北與陝南地區、山東東部地區、川西成都平原地區、湖北、湖南以及福建與廣東沿海、香港也有零星的發現，在越南北部也發現四件。依據這些牙璋的端刀



圖一 二里頭3號墓平面圖 引自《考古》1983年第3期 圖中3為玉鉞，4、5為牙璋，6為綠松石管，7為玉尖狀器，13為人骨，其餘為陶器。



圖二 銅持璋小人像 三星堆2號祭祀坑出土 引自《三星堆祭祀坑》



圖四 牙璋 石峁7號牙璋 引自《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



圖三 牙璋 花地嘴40號坑出土 引自《考古》2005年第6期

形狀、闌部以及闌部兩側扉牙的形態特徵，將它們分為以下九型。

I型：為尚未發展成熟的闌或扉牙的「簡單型」。以河南鞏義花地嘴遺址四〇號祭祀坑出土牙璋為代表（圖三），呈黑色，形制為長條形的長方形內，內正中穿一孔，為單面穿，正面孔徑一·一一公分，另一面孔徑〇·七公分。淺凹形端刀，刀部為全器的最寬、最薄處。兩側邊從刀角斜弧形往下，並在下部形成由上而下逐步斜凸的闌角。闌角上刻五道凹槽，



圖九a 石牙璋 反面
二里頭6號墓出土



圖八 牙璋 石峁17號牙璋
引自《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



圖七 牙璋 石峁15號牙璋 引自《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

齒牙較為凸出而明顯。福建漳州虎林山一九號墓出土的石牙璋為五扉牙（圖六a、b）（註三），但左右兩組五個扉牙之間的器表上沒有穿孔。器身全長二五·四公分，寬四·八至六·四公分，厚〇·六公分。

IV型：為「單闌多扉牙型」。以石峁一五號牙璋為代表（圖七），在闌部兩側邊分別出一組較複雜的扉稜，每組扉稜上有四個小扉牙，在闌部以上器身兩側出三個小扉牙，其中一側殘缺一小牙。器身全長三〇·六公分，上端的刃部一角殘，寬九·三公分，厚〇·四公分。石峁遺址發現的這類牙璋有三件。

這類牙璋的刃部，有的呈「Y」型。如石峁一七號牙璋（圖八），體窄長，長四九公分，首部刃寬七·八公分。闌部兩側邊分別出一扉稜，扉稜上有四個小牙，在四個小牙之間還有三個更小一點的牙。在闌部以上器身兩側邊另有四個小牙。端刃呈「Y」字形，刃角銳尖。

V型：為「雙闌簡單扉牙型」。以二

形成五個凸棱狀的牙。長三〇公分，厚一·〇一公分。

這件牙璋出現闌角，使得內部分明。在闌角上刻五道淺凹槽是闌部兩側出扉牙的先兆。

II型：為「一牙型」。以陝西神木石峁遺址七號牙璋為代表（圖四），在牙璋的闌部兩側邊分別出一短小扉牙。長二六·五公分，刃寬七·四九公分，柄端厚〇·六公分。該型牙璋數量較多，有的體寬短，有的體窄

長，但基本特徵相同，都是在闌部兩側邊分別出一短小扉牙。

這類牙璋分佈很廣，在陝北神木石峁、山東東部的臨沂大范莊、海陽司馬台、五蓮上萬家溝北嶺、沂南羅圈峪村、秦嶺南側丹江上游的商洛東龍山、河南浙川下王崗、湖南石門桅崗，以及越南北部的永富省佳唐村雄仁（Xon Ren）等地都有分佈。在香港爛頭島東灣發現的一件牙璋與II型牙璋接近。（註二）其中以石峁遺址發

現的最多，約有二〇件，其次是山東東部，有四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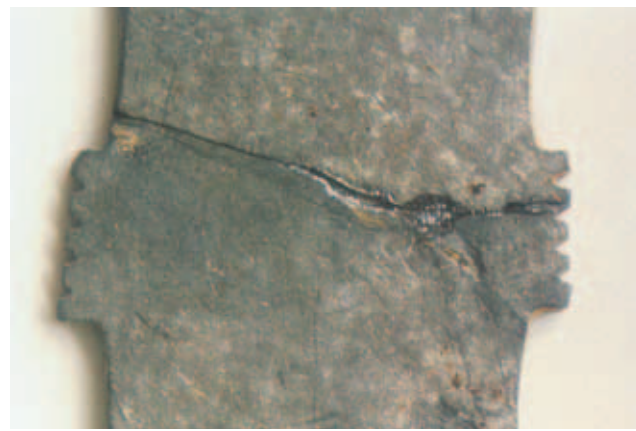
III型：為「無闌有扉牙型」。以山東臨沂大范莊遺址採集的二一一號牙璋為代表（圖五），在柄部以上的兩側邊出現由四個小牙組成的扉稜，牙極為短小。器身全長二七·三公分，刃寬八·一公分，厚〇·四至一·一公分。這件牙璋呈灰白色玉石，表面無光澤，比重較輕。沂南羅圈峪村發現的兩件二齒牙牙璋也屬此型，只是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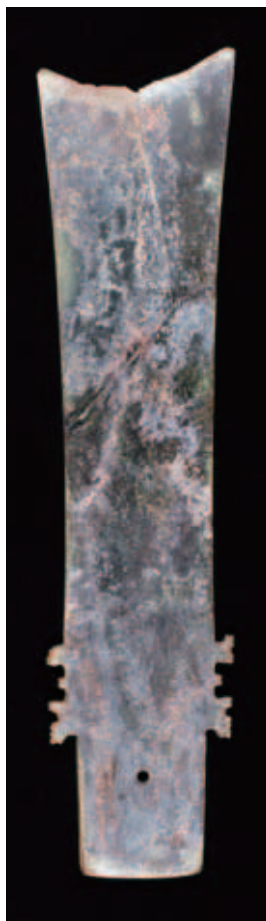
圖六a 石牙璋 虎林山19號墓出土
引自《虎林山遺址》



圖五 牙璋 大范莊211號牙璋
引自《故宮文物月刊》135期



圖六b 石牙璋 局部 虎林山19號墓出土 引自《虎林山遺址》



圖十二b 牙璋 反面



圖十二a 牙璋 二里頭3號墓出土



圖十二c 牙璋 局部

牙璋（圖十a、b）、廣東東莞村頭出土的一件牙璋，似與此型牙璋接近。VI型：為「雙闌複雜扉牙型」，闌部扉牙形式多變。以二里頭一九八〇年三號墓四和五號兩件牙璋為代表。

二里頭三號墓四號牙璋（圖十一a、b、c），形體較為寬大，青灰色，器表兩面都塗有一層朱紅色顏料。形制為直邊的長方形柄部，雙闌，器身兩側邊略內弧，寬弧形刃，刃部的寬度為整器的最寬處，在柄部接近闌處穿一孔。在下闌兩側分別形成由四個齒牙組成的扉棱，扉棱

下部朝下出一齒牙。扉棱上的牙，細而尖，顯示其製作較為精工。雙闌之間的柄的兩側分別有兩組扉棱四個齒牙。在上闌兩側略微凸出形成一扉牙。長五四公分。在器身上部的一側邊上有一未穿透的小孔，鑲嵌一圓綠松石片。這是目前發現的二里頭文化牙璋中體量最大的一件。

二里頭三號墓五號牙璋（圖十二a、b）比前一件牙璋略小一點，亦為青灰色，只有一面器表塗朱紅色顏料。其雙闌與柄部的扉牙也與前一件相似但略有區別。

圖十二的牙璋在下闌的兩側邊分別為由兩組小扉棱組成的一個大扉棱，兩組小扉棱中，下部小扉棱有三個扉牙，並且向下凸出，凸出面上有兩個短牙；上部小扉棱有二個扉牙。在柄兩側邊分別有一組扉棱二個扉牙。在上闌兩側邊分別有一組扉棱二個扉牙，上部的扉牙還向上凸出。器身長四八·一公分。

圖十二牙璋與圖十一牙璋同出一墓，形制基本相同，都屬二里頭文化三期。而圖十二牙璋的雙闌及柄部的扉牙裝飾比圖十一牙璋略複雜些，

里頭一九七三年六號墓出土的牙璋為代表（圖九a、b），形制為雙闌，每闌都雕成一組帶二扉牙的扉棱，故共有四扉牙，器身兩側邊斜直，寬凹弧形刃。在柄部的中部有一小穿孔，

在雙闌之間的邊棱上亦呈鋸齒形。出土時一面有朱砂痕，印有席紋。長四九·五公分，刃寬八·七公分，內端寬六·八公分，闌寬（包括扉棱齒牙）九·七至一〇·八公分。

這類牙璋除二里頭遺址外，還見於四川三星堆遺址、福建與廣東沿海等地。三星堆的這類牙璋，有端刃呈「Y」字形的。福建漳州浦眉力出土的一件牙璋、漳州虎林山一三號墓出土的石



圖十一b 牙璋 反面



圖十一a 牙璋 正面 二里頭3號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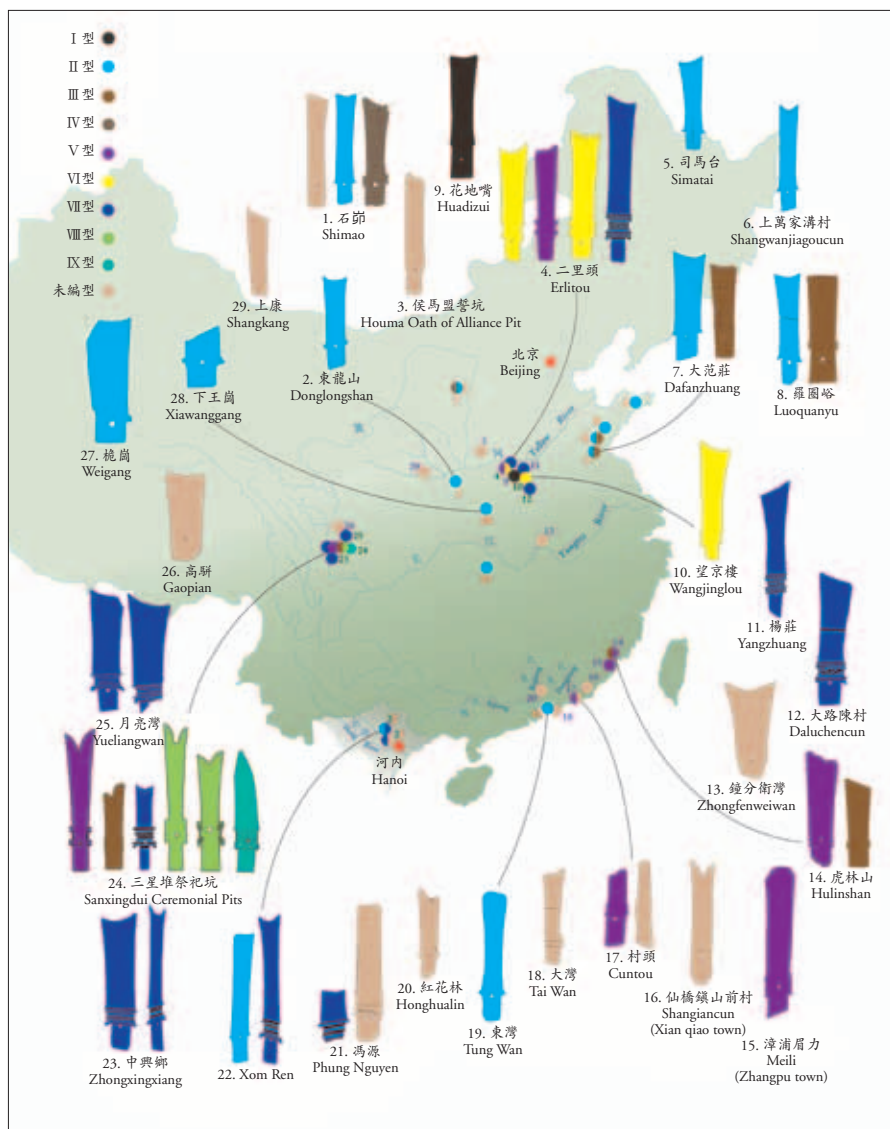
圖十一c 牙璋 局部

圖十a 石牙璋 虎林山13號墓出土
引自《虎林山遺址》

圖十b 石牙璋 局部

牙璋的年代與形制演變
 以上分析的九型牙璋的形制演變，大致是從第Ⅰ型至第Ⅸ型的順序

以上九型牙璋的分佈狀況，見牙璋分佈示意圖。（圖十七）



圖十七 牙璋分佈示意圖

排列，第Ⅰ型最早，第Ⅸ型最晚，其中不排除個別的兩型之間有並行的年代與演變關係。
 下面依據這些牙璋的出土情況，以及第Ⅰ型至第Ⅸ型牙璋的形制演變關係，簡要分析推定這九型牙璋的製

石門桅崗Ⅱ型牙璋出自一號墓葬中，該墓殘存的遺物有四件玉石器、三件殘陶器。三件殘陶器中，二件為陶豆圈足的局部，一件為袋足器的一殘足，特徵不明確。四件玉石器中，除一件基本完整的Ⅱ型牙璋外，還有一件刻紋長條形器、一件牙璋的首部、一件鉞。刻紋長條形器長四八公分，寬八·一公分，厚約〇·八至一公分，在正面的兩端施刻很細的刻劃紋，即以三條線為一單元，組成弦紋與菱形網格紋。（圖一八）這件玉器上的這種紋飾，是典型的二里頭文化

年代。
 Ⅰ型牙璋出自鞏義花地嘴遺址新砦期祭祀坑內，考古學文化屬新砦期，年代大約在西元前一八五〇年至西元前一七五〇年之間。（註五）
 Ⅱ型牙璋的數量較多，但具有明確的考古學出土單位和與其共存遺物的，僅有兩例，即陝南商洛東龍山牙璋與湖南石門桅崗牙璋。（見圖十七）依據這兩處地點的發現以及Ⅰ型牙璋與Ⅱ型牙璋的演變關係，可以推定Ⅱ型牙璋的製作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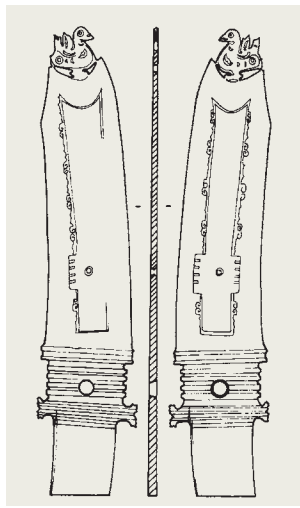
圖十四 牙璋 三星堆2號祭祀坑出土引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四川重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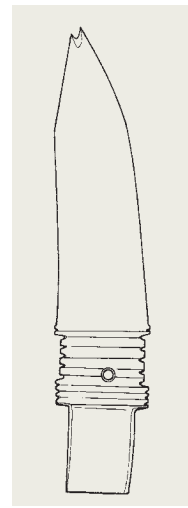
圖十三 牙璋 二里頭7號墓出土 引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河南》

推測圖十二牙璋的製作年代，可能比圖十一牙璋的略微晚一點。
 在河南新鄭望京樓遺址發現的牙璋也屬此型。
 Ⅶ型：為「雙闌密集扉牙型」，以二里頭一九七五年七號墓出土的牙璋為代表（圖十三），形體窄長，直邊的長方形柄部，雙闌都形成了複雜的扉棱，在闌部及雙闌之間施刻密集的平行凹凸紋。器身兩側邊略內弧，寬弧形刃，刃部的寬度為整器的最寬處。內部接近闌處穿一孔。在雙闌上（包括扉棱）以及雙闌之間的柄上，接近下闌部的內上，施刻密集的凹凸弦紋。在上闌兩側各有三組扉棱，其

中下部扉棱不分齒牙，上部兩個扉棱四個齒牙。在雙闌之間的柄部兩側形成各有三組扉棱六個齒牙。在下闌兩側分別形成由兩個小扉棱、每個小扉棱四個齒牙組成的一個多齒牙的大扉棱，還在大扉棱的下部朝下出二個齒牙。這些扉棱與齒牙，左右兩兩相對，排列密集而工整，顯示了很高的工藝技術。長四八公分。屬二里頭文化四期。
 這類牙璋的分佈較廣，除二里頭遺址及其附近的中原地區如鄭州二裡崗楊莊、許昌大路陳村外，還見於四川廣漢中興鄉月亮灣、三星堆祭祀坑、成都金沙、越南北部的永富省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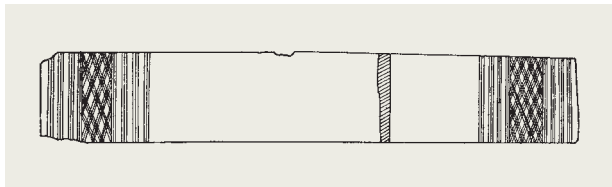


圖十六 戈形牙璋 三星堆1號祭祀坑出土引自《三星堆祭祀坑》



圖十五 戈形牙璋 三星堆1號祭祀坑出土引自《三星堆祭祀坑》

原、雄仁（Xom Ren）等地。
 Ⅷ型：為「雙闌卷雲型」。以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二〇二組二號牙璋為代表（圖十四），雙闌之間的闌部近方形，雙闌四角呈卷雲狀，端刃呈「Y」字形，長二八·二公分。這類牙璋目前僅見於成都平原。
 Ⅸ型：為「戈身雙闌型」。以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一五一牙璋（圖十五）與二三五一五牙璋（圖十六）為代表，器身作戈型，刃為尖鋒，或尖鋒開叉，或開叉鋒內有鳥禽、走獸類裝飾（註四），闌部器表大都有平行的凹凸紋等裝飾。這類牙璋目前僅見於成都平原。



圖十八 玉璋 石門桅崗1號墓出土 引自《湖南考古輯刊》第4輯

四期玉器的特徵。據此可以明確石門桅崗Ⅱ型牙璋的製作年代不會晚於二里頭文化第四期。

商洛東龍山Ⅱ型牙璋出自八三號墓葬中，在該墓中還出土了帶扉牙的玉鉞、玉鏹。玉鉞兩側的扉牙為一組六個齒牙，呈傘狀。（註八）這種形態的玉鉞或玉戚的扉牙，不見於二里頭文化二期至四期的玉鉞與玉戚上。表明東龍山八三號墓葬中的帶扉牙玉鉞的製作年代不會晚至二里頭文化第二期。東龍山Ⅱ型牙璋與這件玉鉞在墓中共存，由此可以明確東龍山Ⅱ型牙璋的製作年代不會晚至二里頭文化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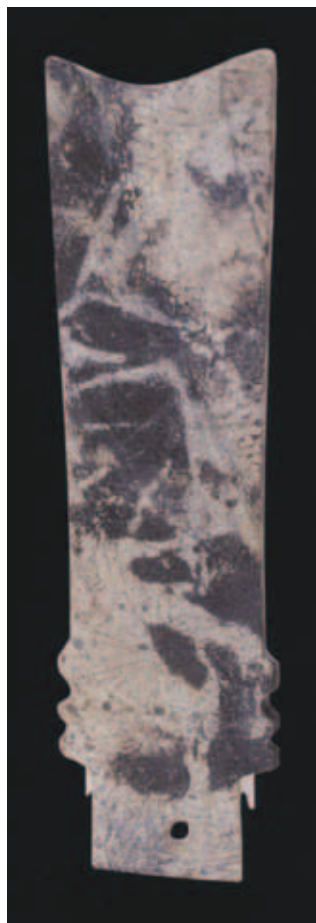
依據Ⅰ型牙璋與Ⅱ型牙璋的演變關係，Ⅱ型牙璋應晚於Ⅰ型牙璋。Ⅰ型牙璋屬新砦期。

平原地區，而在中原地區商代文化遺存中又不見，那麼，Ⅷ型牙璋應是在三星堆文化時期在成都平原地區製作的，其製作年代可能在商代晚期或商代晚期之後。

Ⅸ型牙璋目前僅見於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與金沙遺址，也不見於中原地區商代遺存中，顯然是在成都平原地區製作的。其製作年代似在商代晚期之後。需要注意的是，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中不見Ⅸ型牙璋，似表明三星堆遺址一號與二號兩座祭祀坑的形成可能存在著年代上的先後區別。依據戈形璋的特徵，推測Ⅸ型牙璋的製作年代應在商代晚期之後。

Ⅸ型牙璋的出現，標誌著那種上端寬於下端、端刃、闌部富於裝飾的扁平長條形牙璋發展歷程的終結。牙璋的形制演變開始了戈形璋的新時代，戈形璋由此盛行。

從Ⅰ型牙璋至Ⅸ型牙璋的形制特徵及其年代關係，可以看出牙璋的形制演變有如下的一些特點。（圖二十）



圖十九 金沙微型三齒牙璋 引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四川重慶》

至此，可以推定Ⅱ型牙璋的製作年代，晚於新砦期，早於二里頭文化二期，大概在二里頭文化一期，年代大約在西元前一七五〇年至西元前一六八〇年之間。

Ⅲ型牙璋與Ⅳ型牙璋都沒有明確的考古學出土單位和與其共存遺物。其中Ⅲ型牙璋的形制較為簡略，因為沒有明顯的闌，容易將他們作為較為原始的形態。但大范莊Ⅲ型牙璋由四個小扉牙組成的扉棱形式，其兩側的牙凸形式不一致，顯示其製作較為粗劣狀況，與Ⅰ型牙璋（圖三花地嘴牙璋）的闌角側邊上刻五道淺凹槽形成的較為精工的凸棱狀的扉牙，有明顯的區別。大范莊Ⅲ型牙璋與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三齒牙闌的微型三齒牙璋的形式（圖十九），似有關係。

推測大范莊四牙牙璋可能是一種多扉牙牙璋的簡化形式，年代可能與Ⅳ型牙璋接近。

Ⅳ型牙璋晚於Ⅱ型牙璋，即可能晚於二里頭文化一期；Ⅳ型牙璋又早於Ⅴ與Ⅵ型牙璋，Ⅴ與Ⅵ型牙璋屬二里頭文化三期，即可能早於二里頭文化三期。由此推測Ⅳ型牙璋的製作年代在二里頭文化二期，大約在西元前一六八〇年至西元前一六一〇年之間。

Ⅴ型與Ⅵ型牙璋有明確的考古學出土單位以及與之共存的其他出土物，已明確屬二里頭文化三期，他們的製作年代大約在西元前一六一〇年至西元前一五六〇年之間。其中Ⅴ型牙璋略早於Ⅵ型牙璋。

Ⅶ型牙璋在二里頭遺址上已明確屬二里頭文化四期，其製作年代大約在西元前一五六〇年至西元前一五三〇年之間。

Ⅷ型牙璋僅見於三星堆遺址，其晚於Ⅶ型牙璋，其製作年代應在二里頭文化四期之後，即西元前一五三〇年之後。如果Ⅷ型牙璋最早見於成都



圖二十 牙璋形制演變示意圖

啓期Ⅰ型牙璋長僅三〇公分，二里頭文化三、四期的Ⅴ型、Ⅵ型、Ⅶ型牙璋的長度在四八至五四公分。牙璋發展到後期，即金沙遺址時期，出現微型牙璋。這種微型牙璋是爲明器，是牙璋發展至衰亡階段出現的現象。

二、牙璋的刃部由平凹至淺凹或深凹，從Ⅳ型牙璋開始出現「Y」型。

三、牙璋的闌部由不突出而逐漸鮮明，由闌角而雙闌，並在闌部飾凹凸弦紋或菱形網格紋。

四、牙璋的扉牙由不明顯、弱小而發達，由單一而繁雜。

牙璋形制演變的這些特點，最主要的是表現在牙璋的闌部與扉牙的形式方面。這種局部形制的變化應是與使用方式及裝飾意圖有關。

其中Ⅰ型牙璋的闌角上刻五道凹槽而形成的五個凸棱狀的牙與Ⅱ型牙璋出現一牙的現象，可能是爲了綁縛木質牙璋柄的需要而專門設計製作的。

Ⅰ型牙璋還沒有扉牙，只是在闌

使用的祭器與儀仗用具。

如果遵從「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左傳·僖公》）的原則，那麼不同形式的牙璋的分佈情況，可能反映了夏史的某些史跡。其中以下三個方面的現象特別重要。

第一，陝北神木石峁遺址發現的牙璋，數量很多，已發現有三〇件。但沒有Ⅴ型及其以後的牙璋。只有Ⅰ型、Ⅱ型、Ⅳ型牙璋。

這Ⅰ型、Ⅱ型、Ⅳ型牙璋的製作年代是有區別的。這些牙璋是在石峁一帶當地製作的，還是由其他地區傳入的，目前不清楚。但是，如果這三種形式的牙璋在石峁遺址上的某種考古學單位中共存，並且有較多的共存現象，那麼其很可能是由其他地區傳入的。即在Ⅳ型牙璋流行時期傳入的，才有較多的可能使Ⅰ型、Ⅱ型、Ⅳ型牙璋在石峁遺址內共存。石峁遺址牙璋的埋藏年代也應在Ⅳ型牙璋的流行時期。

石峁遺址不見Ⅴ型及其以後的牙璋，說明石峁一帶沒有製作牙璋的傳統。也佐證了Ⅰ型、Ⅱ型、Ⅳ型牙璋

角側邊上刻五道淺凹槽。施刻這五道淺凹槽的目的是什麼？應是與綁縛牙璋的木柄有關。即將牙璋的內插入木柄中或貼附在木柄上，通過內上的穿孔（或許包括木柄上與此相同部位的穿孔），用繩索利用闌角使牙璋與木柄綁縛固定，闌角上施刻淺凹槽，有利於繩索的綁縛。這種在牙璋闌角上施刻淺凹槽的方式，必定是在牙璋安裝木柄使用過程中發明的。

而Ⅱ型牙璋的單闌上單牙的出現，是爲了更便於繩索綁縛木柄而發明的。由於牙璋闌上的單牙是爲了綁縛木柄的，在實際的綁縛使用過程，因牙細小，很容易使其折斷，所以在已發現的Ⅱ型牙璋中，許多牙璋闌上的單牙已殘缺。

至於Ⅳ型及其之後各型牙璋，闌部及扉牙變化大並且逐步複雜，這是裝飾意圖及其發展的結果。從Ⅵ型牙璋開始，牙璋的扉牙進一步繁雜化。以至於在Ⅶ型牙璋時期，扉牙的形態猶似抽象的獸首形式。而Ⅷ型牙璋的扉牙，則進入了異化發展的階段。

可能是由其他地區傳入的。

第二，山東東部地區發現的八件牙璋，爲Ⅱ型與Ⅲ型牙璋，分別發現於四處地點。也不見Ⅴ型及其以後的牙璋。

山東東部四個地點八件牙璋的埋藏年代，其中兩處地點可以明確年代較晚，即海陽司馬台、沂南羅圈峪村，可能在商代晚期及其之後。如海陽司馬台遺址發現的一件黑色牙璋，同出的有一件牙璧、一件凸緣璧，在凸緣璧的凸緣外表施有平行弦紋，其特徵與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凸緣璧接近，據此可推測牙璋的埋藏年代在龍山文化之後。沂南羅圈峪村四件牙璋發現於山坡裂隙中，同時發現的一〇多件玉石器中有石矛，表明其埋藏年代較晚。（註七）

山東地區缺乏製作牙璋的文化傳統，如在臨朐西朱封三座大墓及泗水尹家城大墓中都不見早期形式牙璋或牙璋原形的蹤影。山東東部地區發現的牙璋應是由其他地區傳入的。傳入的年代應在西朱封大墓之後，即龍山文化晚期之後，大約在西元前一八

牙璋的流傳與分佈所反映的夏史史跡

玉牙璋可能是在新啓期之前興起的，但主要流行於新啓期與二里頭文化時期，即大約流行於西元前一八五〇年至西元前一五三〇年之間。

牙璋主要流行的年代與地域表明，牙璋是夏時期興起、流傳的器物，可能是夏部族活動使用的一種特殊的用具。

牙璋使用的功能，依據鞏義花地嘴遺址二件玉牙璋出自祭祀坑內的現象分析，其主要是作爲祭祀活動的祭器使用的。而二里頭文化三、四期四件牙璋都是墓葬的隨葬品，在墓中與牙璋一起隨葬的還有玉鉞、玉刀等，可知其是作爲儀仗用具使用的。

牙璋的這兩種出土現象表明，玉牙璋的使用功能，開始是作爲一種祭器，是在祭祀活動儀式中使用的。其使用方式的發展，增加了使用功能，在後來又作爲儀仗用具在各種儀式活動中使用。

由此可以明確，玉牙璋是夏部族發明的在祭祀活動與其他儀式活動中

〇〇年之後。

陝北石峁與山東東部發現的牙璋，都不見二里頭文化三期的Ⅴ型與Ⅵ型牙璋。這似乎表明，這兩個地區的牙璋，都缺乏連續發展的文化傳統，可能都是由其他地區傳入的。傳入年代都不可能在Ⅴ型與Ⅵ型牙璋流行的年代，即不會在二里頭文化三期。

第三，二里頭文化三期的開始年代大體爲西元前一六一〇年，即西元前一六〇〇年前後，這個年代大致是夏商分界的年代。

然而，在二里頭文化二期與三期之間，文化面貌卻表現出一貫連續的發展、持續繁榮的景象，如陶器、銅器、玉器、綠松石製品，乃至宮殿、宮城、手工業作坊等，絲毫看不出夏商兩個王朝更替的興廢現象（註八）。其中二里頭文化三、四期發現的Ⅴ型、Ⅵ型、Ⅶ型牙璋，赫亮地展示了牙璋繼續盛興發展所表明的二里頭遺址作爲夏都繼續存在並發展的景觀。

以上三方面的現象，可能共同反映了一個夏史史實問題，即「湯作夏社」！

如湖南石門桅崗一號墓出土了Ⅱ型牙璋（見圖十七），其製作年代較早，但與其共存的有製作於二里頭文化四期的菱形網格紋玉器。（見圖十八）這兩件玉器製作於兩個時期，卻在長江以南的湖南石門共存，表明他們是在二里頭文化四期之後，即夏社被廢黜之後一起由中原地區傳出去的。

又如福建漳州虎林山一九號墓出土的石牙璋（見圖六），一同隨葬的還有銅鈴，銅鈴的形制與二里頭遺址四期銅鈴相同，只是銅鈴的器壁較薄，鈴舌為木質（圖二一），可能是二里頭文化四期銅鈴中較晚的形制以及後配的木質鈴舌。表明福建沿海一帶的牙璋是在二里頭文化四期之後，即在夏社被廢黜之後由中原地區傳出去的。在漳州虎林山遺址還出土了一批形制較為原始的銅戈、玉石戈，與

史實背景。

至於其他地區發現的各種型式的玉石牙璋，也都可能與夏部族在夏王朝之後或夏社被廢黜之後四處流竄的史跡有關。

湯作夏社，史有明確記載。如《史記·殷本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夏社問題，在以文獻為主要素材的傳統史學中的探索，已成為歷史懸



圖二一 銅鈴與鈴舌 虎林山19號墓出土 引自《虎林山遺址》

案，但我們從考古學角度對牙璋的研究而看到了一點線索。

對「夏社」的理解，可能不應僅僅是作為一處社稷建築來看待，更不能作為一篇《夏社》來簡單理解，而可能是保留了包括夏社在內的原來的夏都。是商王湯所施略的對戰敗的夏人採取的一種寬大懷柔的政策。

所以，《呂氏春秋·慎大覽·慎大》記載了：「湯立為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鄰如夏」。周承殷制，後來武王伐紂滅商後，對戰敗的商人也採取了寬大懷柔的政策，但方式有所改變。

二里頭遺址三、四期牙璋的繼續發展與流行，宮城、宮殿等大型建築的增建等反映的二里頭文化在三、四期的繁榮景象，以及其所處的年代，表明二里頭遺址三、四期可能是作為夏都的延續，可能是為夏社，是湯作夏社使然。

二里頭遺址三、四期牙璋的質地與形制特徵，以及Ⅰ型至Ⅸ型牙璋在中原以外地區的分佈情況，應是表現

牙璋、銅鈴一起，反映了夏遺民的文化特徵。

至於廣東沿海與香港一帶以及越南北部的牙璋，有Ⅴ型與Ⅶ型牙璋，即二里頭文化三、四期的牙璋，他們也應是在二里頭文化四期之後，即在夏社被廢黜之後由中原地區傳出去的。只不過是傳播路線可能有所區別。福建、廣東沿海及香港一帶的牙璋，可能與湖北、湖南的牙璋有關，

了湯作夏社前後牙璋的發展、以及流傳所反映的夏史的某些史跡。

如二里頭遺址三、四期的牙璋，在形制方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質地較差，大都是石牙璋。這種以石代玉現象實際上是夏社的恥辱。二里頭遺址三、四期牙璋的形制發展了，但質地很差，表現的應是夏都之後作為夏社的一種虛假繁榮景象。

又如石峽一帶的Ⅰ型、Ⅱ型、Ⅳ型牙璋，大概是湯作夏社之前，伴隨著夏部族的敗師逃竄西北而傳播到那裡的；山東東部牙璋的出現可能是夏王朝之後部分夏人東遷的結果。所以在這兩個地區出現的牙璋大都屬二里頭文化三期之前的形式。這些牙璋在這兩個地區的出現，還表明這兩個區域在夏王朝時期可能與夏部族有著密切的關係。

而成都平原的月亮灣、三星堆以及金沙大批形制新穎的牙璋的出現，可能是夏社被廢黜之後，夏部族的一支輾轉西遷的結果，所以在成都平原出現的牙璋大都屬後期的形式。這大概是傳統史學中「禹出西羌」傳說的

可能是通過中南部地區傳播過去的；而越南北部的牙璋則可能與成都平原的月亮灣、三星堆牙璋有更多的聯繫，可能是通過西南部地區傳播過去的。這些地區的牙璋，有的形制有所異化，可能是在當地仿製或改制的。

牙璋的分佈狀況（見圖十七），可以說是夏部族活動以及夏遺民流闖四方而留下的重要證據。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註釋

1. 主要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王永波，《稻形端刃器的分類與分期》，《考古學報》一九九六年第一期。
2. 陳公哲，《香港考古發掘》，《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第四期，圖版陸·八。
3. 福建博物院、漳州市文管辦、漳州市博物館，《虎林山遺址》，圖版一四，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二〇〇三。
4. 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四川重慶》，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五，頁七七。
5. 本文標注的新石器年代以及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的年代，依據以下兩文公布的研究成果：一、仇士華、蔡運珍、張雪蓮，《關於二里頭文化的年代問題》，《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六。二、張雪蓮、仇士華、蔡運珍等，《新砦—二里頭—三里岡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與完善》，《考古》二〇〇七年第八期。
6. 劉雲輝，《陝西出土的古代玉器·夏商周篇》，《四川文物》二〇〇八年第五期，頁五四，圖二；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市博物館編著，《商洛東龍山》圖版七六·二，科學出版社，二〇一一。
7. 王洪明，《山東省海陽縣史前遺址調查》，《考古》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山東省博物館于秋偉、趙文俊，《山東沂南縣發現一組玉、石器》，《考古》一九九八年第一期。
8. 許宏等，《二里頭遺址聚落形態的初步考察》，《考古》二〇〇四年第一期；許宏，《二里頭一號宮殿基址使用年代芻議》，《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六。